



抒怀

# 故乡的老槐树

□ 田辉明

槐花小学是原黎家祠堂改造的。青砖青瓦的大建筑，屋顶四角飞檐的朱鹤和凤鸟若凌空展翅，门口一对大石狮，衬着一种庄严的气派，进门的大厅可供上百的学生做体操，下雨天可在大厅和四周回廊观看大天井中的雨景。回廊后有六个大教室，老师的住房全是木板结构，房屋里冬暖夏凉。

最难忘的是学校大门前那棵老槐树，树旁是一个黎姓同学的家，主人纯朴善良。夏天我们口渴了就去他家水缸里舀水喝，他们家从不关门。下雨天放学后，我们就挤在他家屋里屋外和树底下，像一群躲在大树下的小鸟儿，等大雨过后就飞跑回家。这户人家就像这棵槐树，默默地为我们遮风挡雨，诠释着纯朴的民风和高贵的槐花品格。

学校东边有一口大水塘，塘边住着一溜黎姓人家，那里有一棵水灵灵的大槐树。一天我下课后到塘边玩，只见那槐树下站了很多看热闹的人。我好奇地跑过去瞧瞧，原来是这家叫荷秀的姑娘出嫁，有几个大婶正在帮

她打扮。望着她钻进花轿的背影，我恍惚了，她那粉扑扑的脸蛋，温柔的神情，婀娜的身姿像极了槐花迎风摆动的柔柔的枝条儿。

我家西边小晒坪后有一棵很大的槐花树，浓密层叠的枝叶就像一把巨大的伞，爷爷常在树下织渔网、编草鞋，奶奶在那绞草把子、择青菜，我在那追采花的蜂蝶，逗小花猫。一阵微风花絮轻飘，有时一阵风雨落英缤纷，花雨扑洒一地，见此情景，爱花惜花的我好不心伤，多想保护这一串串的花儿永不凋谢。

我三岁那年曾被李家收养，那时我养父是个渔民，血吸虫晚期，不久便离世。我的养母每天以泪洗面，傍晚时分她就去到门前西边的那棵老槐树下，望着远处的坟堆哭泣，我紧紧地依偎在善良的养母身边，老槐树沉重地为身边孤寂无助的孤儿寡母垂下了花泪。

时光荏苒苍海桑田，历名山看大海。唯有那幼年的槐花树和我就读的槐花小学，总留在嫩绿的记忆中。

我的家乡在以爱国诗人屈原命名的管理区，我在这里生长学习工作了三十个春秋，我爱这里的一草一木，这里有我童年的槐花情结。

我的老家俗称槐花塅，西傍湘江，北临洞庭湖，村落依山傍水而建，房屋都在槐花林荫翠竹的掩映之中。家家门前屋后都有槐花树，那高大的树干上的枝叶，浓得像化不开的团团绿色云雾。春天的早晨叶片迎着金色的阳光，摇落一串晶莹的露珠，夏天绿叶裹着一串串雪白的花儿释放出淡淡的幽香，和着那袅袅炊烟弥漫着村庄。这是一幅大自然的美丽画卷。

入学时，我的学校叫槐花小学，我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小学的美好时光。“槐花小学”四个字，在我心里比金子还珍贵，沉甸甸地留在我心底。

思想

品茗

印象



汤青/摄

随笔

长沙市岳麓区三汊矶小学  
重阳菊花开  
魏亮

金秋时节，乃百花凋谢的季节，而菊花绽放。那是一种平凡生命的绚烂，更是一种洒脱张扬的美丽。

初识菊花，还是童年时代，跟奶奶生活在乡下，秋天里，路边草丛中、山中冒出并不十分显眼的一朵朵小花。我好奇地问奶奶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奶奶告诉我：“这是野菊花。”奶奶喜欢采摘新鲜的野菊花，将其晒干，制作菊花枕。乡间的夜晚是安静的，我枕着奶奶制作的菊花枕，总是睡得很香。至今，漫山遍野的野菊花，金黄灿烂，随风起伏的风景，在我的脑海中留有十分清晰的记忆。

时光总是匆匆的，到了上学的年纪，我离开了奶奶，跟父母亲住到了城里。那个时候，城里是很难看到菊花的。而安心学业的我，也无暇关注。工作后，压力大，经常上火，母亲经常泡一杯菊花枸杞茶让我喝。初尝，略有苦涩味。苦味过后，淡淡的甘味在舌尖蔓延。经常饮用后，我牙龈上火和嘴角起泡的症状消失了。后来，我从专业书籍得知，菊花是一种寒性食物，具有清热除火、降血压、平肝明目、安神等多种功效。而菊花枸杞茶是养眼的好茶。也就从这时起，我对菊花的认知已从观赏的价值上升到药用价值上。

早几年，我搬新居，妻子提议买些装饰画作墙面背景，我一下就想到菊花。我喜欢菊花，源于其金黄灿烂之美，喜欢其独有的风骨，更敬佩其坚贞不屈的品格。

又到一年重阳节，国人有重阳节赏菊的习俗。菊花自古就是中国文人心目中的“四君子”。唐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：待到重阳日，还来就菊花。在古神话传说中菊花还被赋予了吉祥、长寿的含义……

人生路漫漫，吾将上下而求索，亦如这菊花，以独有的风骨，不随波逐流，不媚低俗，勇于追求真理。

礼物

炎陵县城南小学 黄燕妮

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，与学生斗智斗勇，我都能取胜。可是面对小米，我却无技可施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。低年级主要培养习惯，只要小米有改变，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每次家长打电话跟我交流，我都这样安慰他们，其实也是安慰我自己。

这天讲课，兴味正浓，小米把手高高举起，说：“老师，我捡到一个硬币，是一毛钱！”教室里立刻唏嘘一片，有几位学生干脆说：“一毛钱也上交，这个不能加分！”小米急了，小脸涨红，眼里噙着泪求助我。一直以来，孩子们都懂得拾得钱或物要上交，我告诉他们这叫“拾金不昧”，为表扬这种精神，给他们所在小组加面红旗，以示鼓励。我制止了学生的起哄，说：“一毛钱也是钱，拾金不昧怎能分大小……”“就是就是，老师说过勿以善小而不为！”有了老师撑腰，小米迅

速补了一句。我惊讶，这句话我上课只说过一次，没想到平时总搞小动作的她能记住，且能精准地用在这里。看来，得对她的刮目相看了。我给小米这组加了面旗，并表扬她会听课了，有进步，她满足地回到了座位上，坐得很端正。

周六一大早，我接到小米家长的求助电话，说小米在医院拔牙，哭闹不止。权宜之计，我哄她说近段时间进步了，老师喜欢勇敢的孩子，如果坏牙拔了，说话就更动听了，还能为小组加更多的旗，周一老师可以答应给你一个奖励！对方的哭声立马停止。

周一刚进校门，她咧开嘴，说：“老师你看，我的坏牙拔了，您答应我了，说今天给我一个奖励！”她满眼期待。“黄老

记忆

新化县第一中学 叶超英

“叮铃铃，叮铃铃……”上课铃响了，在外玩耍嬉闹的学生纷纷跑进教室，端坐在座位上，静候老师的到来。

时隔多年，学生时代课间铃声敲响的场景历历在目，仿佛就在昨天；那清脆悦耳又带着点金属声的铃声，似乎一直在耳边回响。那时的乡村，从小学到初中的铃声都是如此地相似。

上课时先打预备铃：叮，叮叮；叮，叮叮；响了四五下之后，停顿大约半分钟后，是连续的响铃声：叮铃铃，叮铃铃，越来越急促，犹如战鼓在擂，催促着同学们赶快进教室——进教室读书何尝又不是另一个战场？虽然不见硝烟，但考场上的短兵相接，其激烈搏杀，与真正的战场也相差不远了。上课铃声的最后一记，是短促的“叮”一声，有力的收尾。这时，最拖延的同学也已经在座位上坐好了。

下课铃声，则是几记拖长的铃声，每一记铃声中间会间隔几秒的，叮……叮……大约四、五下的样子。第一记铃声刚刚响了一下，学生一窝蜂奔涌而去。如果是中午第四节课的下课铃声，则更加积极一些，每人都拿着饭碗，有的还敲着碗沿，叮叮当当地，与铃声比赛，看谁敲得更响，一边敲，一边往食堂飞奔而去。

乡村学校的铃声简单，打铃的物什也简单，将尺许长的半截废铁挂在高高的悬梁上，另外再拿一个小铁锤，用力敲在废铁上，“叮铃铃，叮铃铃……”悦耳的铃声就响了起来。

打铃的人，有时是勤杂工，由食堂的工友兼任，有时是任课教师，实行值周制，每个人打一周的铃。偶尔，打铃的老师或工友会将敲铃的任务交给某个学生。打铃的学生接过铃锤时，庄严神圣，一敲，却也敲得非常专业。

后来，我考入城里的学校。城里学校的铃声，不再是乡村中这种“土里土气”的老式铃声，而是激越的电铃声。初听电铃声，感觉非常新鲜。特别是其自动打铃的功能，不用担心多上一秒钟的课。可是，听得久了，电铃声渐渐地变得枯燥、乏味。特别是到了夏天，电铃声与蝉声几无差别，让人恹恹欲睡。

每到此时，就会想起乡村学校时的铃声，一声又一声，在耳边挥之不去。乡村校园的铃声，是一个时代的标志——干净、纯粹、悦耳、欢快、轻松……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，那种乡村校园的铃声，只能在记忆中永存了。



师，你比妈妈还漂亮，我可以亲你一下吗？”这奖励？我有点尴尬！“您教了我们言必行，行必果。”是呀！不可食言，我蹲下身子，小米郑重地将身子凑过来，嘴刚挨到我脸上，“扑哧”一笑，喷了我一脸口水，转身蹦蹦跳跳跑向教室了。

摸着满是口水的脸，我突感责任的重大。每个孩子都是种子，只不过花期不同。有的花一开始就灿烂绽放；有的花需要漫长的等待。我们需要适时蹲下身来，相信孩子，静待花开。